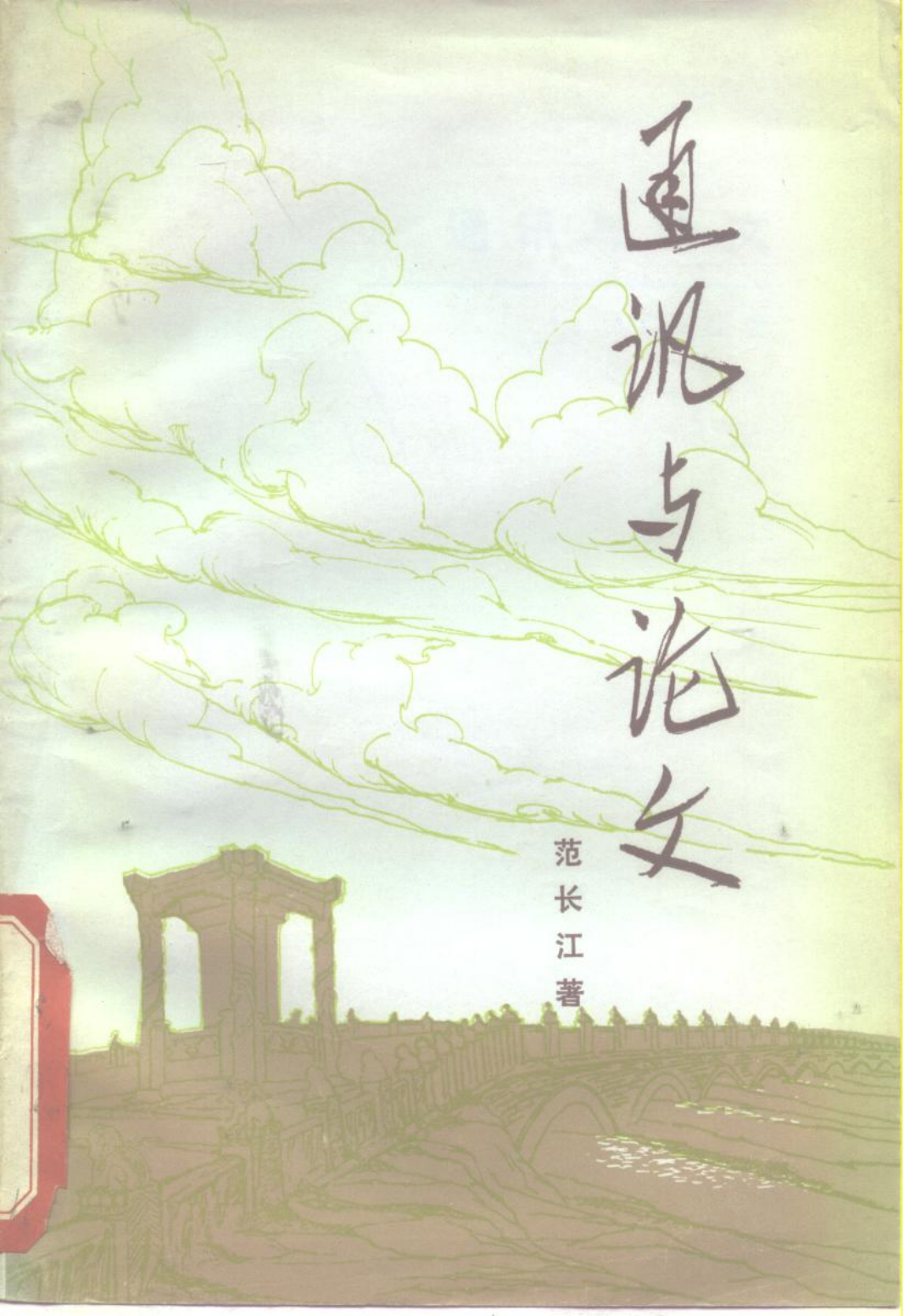


通讯与论文

范长江著



通讯与论文

范长江著

新华出版社

276255

通讯与论文

范长江 著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插页1张 234,000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重庆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29 定价：0.93元



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江同志



北京解放初期，长江同志与夫人
沈谱同志摄于新华通讯社(旧址)。

编辑前言

这一辑收集的是范长江同志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发表在各种报纸、刊物上的新闻通讯，以及他对于新闻工作的意见、论著、总结等文章。

长江同志开始写新闻通讯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他的第一个长篇通讯是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的《旅行通讯》，写的是他离开北平，经过烟台、上海等地，溯长江而上，到达四川时沿途所见所闻。他的这次旅行是为西北之行作准备。他在到达成都后不久，即一九三五年七月，便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写下了著名的篇章：《中国的西北角》。

如果将长江同志从这时起的记者生活列出年表，可以看出他的采访活动是极其辛劳、勤奋的。

一九三五年七月开始的西北之行，历时十个月，至一九三六年夏结束。

一九三六年八月至十二月，他赴内蒙古，采访百灵庙战役，写了《百灵庙战后行》，后到内蒙古西部边陲采访，写了《忆西蒙》。

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四月，西安事变后，他从内蒙古赶赴西安，并访问延安，写了《西北近影》、《陕西之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卢沟桥、保定等华北前线采访，后转赴察哈尔、山西等西线采访，写了《西线风云》等战地通讯。

一九三七年十月，他赴上海，在沪淞前线采访。后战线西移，他离沪绕道江北，经南京到武汉，沿途写了战时通讯。

一九三八年，他从年初到夏秋，一直在中原战场，参加了淮北战役、台儿庄战役和徐州大会战。以后又到江西等地采访，写了许多战地通讯。

他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所写的通讯，在数量上多达七十万字，在时间上，做到迅速及时。无论在战场上或旅途中，他都是随时采访，随时写作，从不耽误半点时间。在采访中，为了掌握可靠的材料，他不怕路途遥远，不顾个人安危，征程万里，历尽艰辛。长江同志当年所写的通讯之所以引人注目，他本人之所以受人钦佩，除了主要的是由于他的通讯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揭示了事实的真象以外，和他在采访中的辛劳、勤奋的工作精神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以后，长江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领导下，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反共政策，他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一方面，他和其他同志在一起，组织并领导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工作，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团结了进步力量，扩大了新闻界抗日统一战线的队伍；另一方面，由于斗争的需要，他发表了不少对于新闻工作的意见、论著、总结等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总结了斗争成果、交流了斗争经验、指出了斗争方向。长江同志的新闻论著，和他的新闻通讯一样，都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份宝贵财富。我们收集在这里，以供读者和新闻界研究和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卢沟桥畔	(1)
陷落前的宛平	(7)
血泪平津	(10)
保定前方	(15)
忆夜战场	(20)
绕行江北	(25)
感慨过金陵	(28)
走向西战场	(33)
西线战场	(38)
怀来回忆	(44)
察南退出记	(49)
察哈尔的陷落	(70)
吊大同	(78)
淮上血战记	(85)
淮南战场	(95)
台儿庄血战	(99)

胜利的退却	(103)
瑞昌——前线的一个据点	(113)
旅行通讯	(117)
川灾勘察记	(165)
祖国正青春	(196)
沙门岛之行	(210)
 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	(213)
“国新”两年	(245)
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	(258)
集体主义一个试验——记者宿舍	(263)
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	(274)
怎样发战事电讯与写战地通讯	(277)
战时新闻工作的真义	(281)
开展敌人后方的新闻工作	(284)
怎样学做新闻记者	(289)
关于新闻工作中的三个问题	(294)
人民新闻工作者的四个信条	(300)
认清任务 虚心学习	(302)
这一期的教学重心应当是什么?	(303)
毕业是新的学习的开始	(305)
忘我的人	(306)
为真理而奋斗	(308)
一个光辉的榜样	(311)
记者工作随想	(314)

卢沟桥畔

一

中国对外一次一次的小冲突，逐渐证明了中国一天一天的抬头。人家一贯的方针，是要打击破坏中国统一和强壮的趋向。他们这种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本质根本相反。这一个根本的不相容，说明了中国之必然会和他们不断的冲突。

去年我们军队饮泣退出我平汉北宁平绥三路联络要点的丰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汉路咽喉的卢沟桥，又发生重大事件。这真是“理从哪儿说起”？

日军于七月七日夜間，攻击我卢沟桥。卢沟石桥乃以东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桥之北，有平汉铁桥平行而立，石桥之东，紧接宛平县城。那时城内仅有二十九军一营，负看守两桥之责。日军七日夜間，进入铁桥东端，我军一面奉命守桥，一面奉命对于日军非待其开枪不得还击。这太难实行的双重命令，使守护卢沟桥的我军，眼看着人家在城周活动，不能出击，现在已黑夜袭到铁桥上来，当然要打了。然而双重命令逼迫下的军队，仍然只得忍

耐下去，不敢开枪。但当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潜过河西的部队，与他们河东的部队东西夹击，我们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卢沟桥便为他们所侵占了。

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驻的是吉星文团。他看桥一失守，怒不可当，他负着守护北方与本部各省联络的唯一咽喉的责任，主观上上级给他的命令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客观上这个桥太重要了，全国国民的热望，乃至今后北方对大局所关的严重性，都容这座桥之为人所占有。他本于国民义愤，本于军人卫国的天职，率领他部下悲愤痛哭的官兵，决定前进。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鞘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已换上我忠勇的二十九军武装同志了！

接着是奉令撤兵！原来交涉好的双方于上午九时同时撤兵，由石友三所统率的冀北保安队三百人开入宛平接防。卢沟桥之本身，无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护的根据，九日令保安队三百人入城，即等于将关系重大之卢沟桥交于三百保安队之手。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忍受令我们无罪的军队含泪撤退。谁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轰击数十炮。同时由北平开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队，又被阻击于五里店，颇有死伤，强求只准保安队五十名通过入宛平城，而只准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队所带之机关枪。宛平方面终日不见保安队来，而我军已撤，城外之日军，人数虽略向后移，城东军事要地之“沙岗”，仍在日军手中。阻挡一日后，经北平再向天津日军当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队入城，不准带机关枪。

日军旋又进至宛平城外，其后援兵源源而来。丰台的中国人

眼看着以中国的铁道，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人家准备好了，当然再攻，再攻没有攻下，又讲撤兵，又说好十二日双方同时撤兵。谁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们一顿。

这回他们派了些监视撤兵委员，拿着地图到我们宛平城里，公开的把他们炮兵射击目标定好。把我们的县府、公安局、团部、营部、连部、炮兵阵地等，完全调查好了。于是他们的炮兵就一炮不乱的，打在我们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骗以后，中间不断冲突，情势紧张。日本国内宣称动员四十万军队，多少架飞机。关东军从我们的北宁路源源而来。这些行动，当然刺激中国的人民，全国人心随着紧张起来。记者从上海经郑州转徐州，再看看归德、开封，又看看石家庄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无处不是蓬勃的生气，无处不是显示国运的好转，军民万众一心，但等机会捐躯以卫祖国。

后来接到消息，双方又决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为这回也许可靠了，谁知二十日午夜一时许，日军对我宛平小小城池，开始八日事变以来空前的猛烈炮击，如雨的炮弹一颗颗精确的落在宛平的军民头上。各式各样破坏和杀伤力量，把宛平城里的军民打得血肉横飞，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小时的集中炮轰，弹烟与尘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雾之城。城里已准备撤退的军队和毫无抵抗的民众，被这几百颗炮弹打得糊涂了，到底怎样一回事呢？

这还不算，炮声停止了二小时，有人去问日方，据答又是“掩护退却”。这当然没有事了。然而九时后密集的炮弹又来了，仍集中到宛平城，东门楼打平了，东北城角打塌了。骑兵步兵坦克都来冲锋了。我们始终守城未出，你要退却还来冲什么锋

呢？这是尤为难解的。九时以后的炮攻，竟向卢沟桥后方长辛店打了九炮，有七弹落在长辛店的平汉机车厂附近，那是我们北方重要的铁道工厂！

第四次的撤兵，是二十二号。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已纷向卢沟桥南撤退。而二十三日清晨，我们在大井村遇到日本军官，他说，“等中国军队撤了几天，我们再看看！”

二

许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线去，然而真到前线，叫你感觉痛苦的事情真多。所以东北青年刘琪君到长辛店一看就自杀了。可惜他自杀得太早，知道的事情还不多。固然，我们也不赞成他那样自杀的行为，因为本来救国是一种艰难事，我们牺牲要有实际的效果，然而前线现象能令一个爱国青年自杀，就不是寻常的事情了。

前线的二十九军官兵，那一种忠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等等，挂满了他们身上，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臂，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敌人大炮把他们牺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样雄赳赳的把守在前线上。刚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个哨兵会很快地挺身而出。敌我前线相距不到半里，我们的官兵毫无畏惧的在火线上谈笑，有人劝他们小心，他们反而说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明我们的官兵乐观的精神。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

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的讴歌和景仰。

然而，我们进一步看看卢沟桥抗战中的实况，我们就不自安了。

这样忠勇的官兵，我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怎样呢？他们以他们的血肉，保卫了北方交通咽喉，他们诚然本于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在敌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并未见过卢沟桥战场上有过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任何国内战争时所必有之设备！死的死了，我们任他们英勇牺牲的躯体暴露于原野中！伤的伤了，我们没有救护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战况稍平，全赖我们未死未伤的战士配合当地民众作些救护工作。此等人既没有专门救护知识，又没有救护器具。我们看到许多受伤官兵，被人扶着从卢沟桥走五六里路到长辛店。其他完全不能行动之重伤兵，则用乡间之杆绳等物，将其抬上，有些本来尚不十分厉害的伤兵，经如此抬到长辛店，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最觉得对不起为国伤亡将士的，是卢沟桥后方的长辛店，没有半点战场医院设备，全赖平汉铁路长辛店医院的医师们自动慷慨出来作救护工作，否则伤员们更加无人问了。

不但对于死伤救护，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作战上枪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给。在卢沟桥正面的，始终是吉星文一团，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我们不曾作应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县第六区，即长辛店所在区，民众对战事之负担，异常艰巨。对方有完备的铁道汽车等交通组织，而我则全恃地方之毛驴民夫大车以供往还。我方以始终一团的疲惫之师，当彼全军之锐，官兵日渐耗损，城内物质破坏日多，敌方之炮火日烈，前方之补充完全恃未死战士的勇敢精神，后方之接济，则恃有限民力之勉强支持。

此次冲突，日方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为丰台、为天津、为沈阳、为高丽、为其本国，而迄今日止，我们之后方为宛平县之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军队无粮，问之地方；军队无盐，问之地方；军队修战壕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燃料，问之地方；军队运输，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抬伤兵，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修路，要民夫，要石匠，问之地方；军队送饭，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大车，问之地方；军队要人力车，问之地方。我们对前线之供应，很不周到，致使诸将士分心于事务，减低作战能力。

地方民众为国牺牲之精神，此次在长辛店一带充分表现。民夫多日夜工作，既无报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处。我们要追问者，为什么国家对外抗战要令宛平县第六区独当接应前方之责？

陷落前的宛平

日本第三次炮击宛平城以后，许多人都关怀宛平的实况。二十六日由平到长辛店，过卢沟桥站时，站东南的沙岗要地，日军用望远镜来观察我们的列车是否有武装。平汉通车实在自欺欺人得利害，日军退入铁道左右的村庄，夜间仍然出来占着铁道，而且由北平至卢沟桥一段，我们不能运军队和军用品。所谓通车，不过是缓和中国反抗空气的手段而已。

日本报上只宣传我们撤兵，要我们履行什么协定，我们的当局说是“自动换防”。不过，中国民众不会同意违反国家利益的协定，当局对外苦心支撑，名义上有所周转，我们倒不必追究，实际如果对外屈服，我们就不赞成。

“民为邦本”本来是一句老话，然而国家的盛衰，要看国内人民的情形来断定。我以为一国的当局，对人民老实些好，老老实实的与人民相处，然后可以结成不可破的力量。我赞成一个国家应当用种种方法以对付敌国，而反对不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其同胞。最可悲的现象，是一部分执权的人和敌国共同研究方法以欺骗其自己国内的人民。

火车上，很清楚的看到日军和我们宛平防守军对峙的情形，人家凭藉良好工事的沙岗，俯视我们宛平城，我们只有简单的工

事掩护在宛平城外，沙包战沟掩蔽，彼此相隔二三百公尺而对峙。他们的地势优良，工事坚固，外面是电网，里面是壕沟。我们对抗的力量，不得不外加精神因素。

如果要由长辛店入宛平城，必须先得城内的许可。我们刚办好了交涉，恶劣消息来了。说南宛已被敌机轰炸，廊坊正在激战之中，打了几处电话，大都说如此。同时宛平军方高级将领来电话，谓前方情形，突变恶劣，敌方一面与我军在他处冲突，一面向宛平正面增兵，并向前移动军队。前线相去仅一百尺，劝我们最好不去，没有法子，也只好作不去的打算。此时各方消息，皆趋紧张。等了好几个钟头，消息证明主要紧张原因，一半是事实，一半是某司电话者，错报了军情。

午后情形稍松，我们再交涉入城，幸蒙许可，同业四人，在洪大中先生陪送之下，专诚拜会这座饱经炮战的宛平县城。

永定河，因为它“无定”所以才叫作“永定”，希望减轻水灾。在无定的大河上，建立一座古代石桥，太不容易了，现在枯水季节，我们看去，无论过去的石桥和现在的铁桥，都觉太高太大了，石桥四面有近百户人家。街口到街心，都是重重的伤兵，街心冷落得没有一个闲散的人影。我们从街口一直被盘问起，团部派来接我们的副官，也没有多大力量。每一个士兵皆异常忠心于他们的职务，手续没有弄妥，你外来人一步休想过去。

从桥西到桥东，这回特殊严格。西头通过了，中部成问题，中部通过了，东端还是一点不放松。他们必须完成了他们的命令手续，始让我们活动。

桥东到西门，本没有几步，几十家的住屋和商店，已然破败得没有人了。西门城楼本来还有相当模样，现在被炮火打得雕零了。城门开着，只可进去一个人，左一眼，右一眼，看来看去总